

卷 首 语

《孙子兵法》从它诞生那天起,便引起世人的瞩目,吴王阖闾读后赞不绝口,并请孙武按其兵法“小试勒兵”,训练官兵,传为千古佳话。又有将其书成简策,埋入坟墓,成为兵家武将的随葬品。这些我们从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已得到了实物的证明。古人对孙子的景仰与崇拜,还可以从1985年山东兖州汉代墓葬出土的孙子画像石得到印证。该画像石刻有孙子的画像,并题刻“孙武”二字,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载有孙子形象的实物。从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到青海上孙家寨出土的《孙子兵法》木牍,乃至兖州出土的孙武画像石,这些文物的出土再次证明了《韩非子·五蠹》篇所云“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的盛况。三国以降,注释《孙子》者蜂起,一世枭雄曹操首发其端,为我们留下《魏武帝注孙子》的传本佳作。明清两代,更给后世留下了大量有关孙子及其兵法的文物遗迹,诸如明代无名氏绘制的孙武画像,至今仍保存在故宫博物院;清代孙星衍修建的孙武子祠,遗址尚存;他所题记的孙子画像碑原物依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出现了大量纪念颂扬孙子的建筑和雕塑、纪念物品以及题词、诗文等。这些人文景观、精品佳作,形成了《孙子兵法》研究、弘扬华夏优秀传统文化的亮丽的风景线,为《孙子》研究者和爱好者所关注。

有鉴于此,本书辟专卷对有关孙子的文物遗迹等予以介绍。全卷分为六部分:其一为“遗物遗存”,主要反映现存与孙子有关的文物、遗迹、遗址等。尽管有些遗址、遗迹,目前学术界尚存在着不同的意见,然作为一家之言,我们仍将其收录其中;有些则作为民间的传说,记录于此,以待他日研究的线索。我们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对孙子的宣传。其二“纪念建筑”,系指为孙子而建造的纪念性建筑物,如馆、堂、塔、园等,时间限定在新中国成立后。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关孙子故里的纪念性建筑有多处,我们均做了收录,以便客观地反映现实情况;至于内容编排的顺序,则以修建的时间先后而定,不存在你先我

后的倾向性意见。其三“孙武图像”，将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孙子的画像、雕塑集中在一起，以供研究、临摹之用。其四“题词手迹”，主要收录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方人士为孙子和《孙子兵法》的题词。由于题词散佚各地，搜集困难，缺漏或职务误题的现象一定存在，尚祈有关作者见谅。其五“纪念物品”，主要展示社会上以孙子和《孙子兵法》为创作内容的书法、绘画和工艺品等的状况。这些作品数量庞大，搜集更加困难，收入本卷的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五“诗词文赋”，赞颂孙子及其兵法的诗词历代有之，不可胜计，且又多隐含于字里行间，非一时所能收罗全尽。本卷所录之诗词多转录于他书，其中又以《孙武子全书》（学苑出版社1996年版）为众。因其书出版时未注明题名，我们也只好缺佚此项，借此说明，并对《全书》的作者和出版者深表谢忱。

本卷由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组织会员撰写了部分内容；尚夏、陆允昌、吴学文、杨玲、任树德等参与了写作，并提供资料，最后由尚夏整理统稿。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吴九龙、刘庆、管正、谈世茂、陆清、董志新、初昭仑、赵金炎、唐突生诸多同志的帮助；同时引用了有关著作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中存在的缺漏与错误，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尚 夏

2002年5月1日于沈阳

目 录

卷首语	1
一、遗迹遗存	1
汉代孙武画像石	1
竹简《孙子兵法》	1
春秋齐乐安故城遗址	4
孙武演兵场	4
拜将坛	5
二妃庙	6
二妃墓	6
孙武宅	8
孙武子桥	8
孙武冢	9
孙武子祠	11
孙子画像碑	12
孙武子亭	14
孙子十三篇全文碑	15
惠民《陈氏族谱》	17
江苏《乐安孙氏宗谱》	17
风林火山战旗	18
二、纪念建筑	19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	19
孙子园	22
孙子书院	23
兵圣殿	23
陈列室	24

《四言铭文》石刻	25
孙武祠	26
孙武苑	27
孙武纪念地	29
《孙子兵法》碑院	29
中日友好樱花林	32
兵圣堂	33
孙武公园	35
孙武纪念塔	37
三、孙武图像	39
明代孙武画像	39
清代孙武画像	40
当代孙武画像	41
孙武浮雕像	42
孙武著书塑像	43
孙子塑像	43
孙子坐像	45
孙武石雕立像	45
孙武塑雕坐像	47
孙武铜像	48
孙武立像	49
四、题词手迹	50
毛泽东	50
聂荣臻	51
杨尚昆	51
李 鹏	52
费孝通	52
廖汉生	53
杨得志	54
刘华清	55
洪学智	56

张爱萍	56
张震	57
萧克	58
郭化若	59
李德生	60
王诚汉	61
姜春云	62
迟浩田	63
张万年	64
傅全有	65
王克	66
周克玉	67
周坤仁	68
高体乾	68
赵光顺	69
刘精松	70
郭林祥	71
邵华泽	72
韩德彩	73
杨永斌	74
向守志	75
曾思玉	76
傅奎清	77
刘志坚	78
郑文翰	79
蒋顺学	80
李文卿	81
糜振玉	82
李硕	83
杨丙安	84
赵志浩	85
梁步庭	86

岳岐峰	87
朱 川	88
贾若瑜	89
陶汉章	90
左 勇	91
高 锐	92
亢拱北	93
李际均	94
戴怡芳	95
谢国良	96
戴心思	97
曹宝麟	98
周志高	99
沈 鹏	100
冯其庸	101
侯正荣	102
周慧珺	103
武中奇	104
徐北文	105
吴如嵩	106
五、纪念物品	107
《孙子兵法》象牙微雕	107
孙武纪念银币	107
孙武史迹绘画	108
孙子人物系列画	108
木雕孙子圣绩图	108
兵圣孙武书画	108
孙子兵法艺术壁挂	108
石章微雕孙子兵法	109
仿竹简《孙子兵法》	109
孙子兵法碑拓	109

《孙子兵法》十三篇巨幅刻瓷·····	109
巨幅指书《孙子兵法》·····	110
《孙子兵法》巨幅楷书·····	110
《孙子兵法》纪念邮票·····	110
竹刻孙子兵法·····	111
孙子兵法绣册·····	111
彩印丝绸版《孙子兵法》·····	111
丝织版《孙子兵法》·····	111
篆刻《孙子兵法》长卷·····	112
六、诗词文赋 ·····	113
穷劫之曲(佚名)·····	113
劳还师歌(西晋·张华)·····	113
孙武王赞(晋·傅玄)·····	114
从军行(唐·刘希夷)·····	114
暮春江陵送马大卿恩命追赴阙下(唐·杜甫)·····	115
蓟中作(唐·高适)·····	115
送浑将军出塞(唐·高适)·····	116
寒食日三殿侍宴奉进诗(唐·李德裕)·····	116
南山赵行军新诗,盛称游宴之治,因寄一绝(唐·李商隐)·····	117
题杜甫集(唐·罗隐)·····	117
孙武试教妇人战赋(唐·李铤)·····	118
圣俞会饮(宋·欧阳修)·····	118
南卒(宋·孔平仲)·····	119
剔银灯(宋·杜安世)·····	120
念奴娇(宋·辛弃疾)·····	120
柳梢青(宋·吴泳)·····	120
摸鱼儿(宋·王梦应)·····	121
[越调]半鹧鸪·双陆(节录)(元·周德清)·····	121
[大石调]青杏子·骋怀(节录)(元·曾瑞)·····	121
孙子赞(明·冯梦龙)·····	122
送孙别驾赴池阳(明·陶安)·····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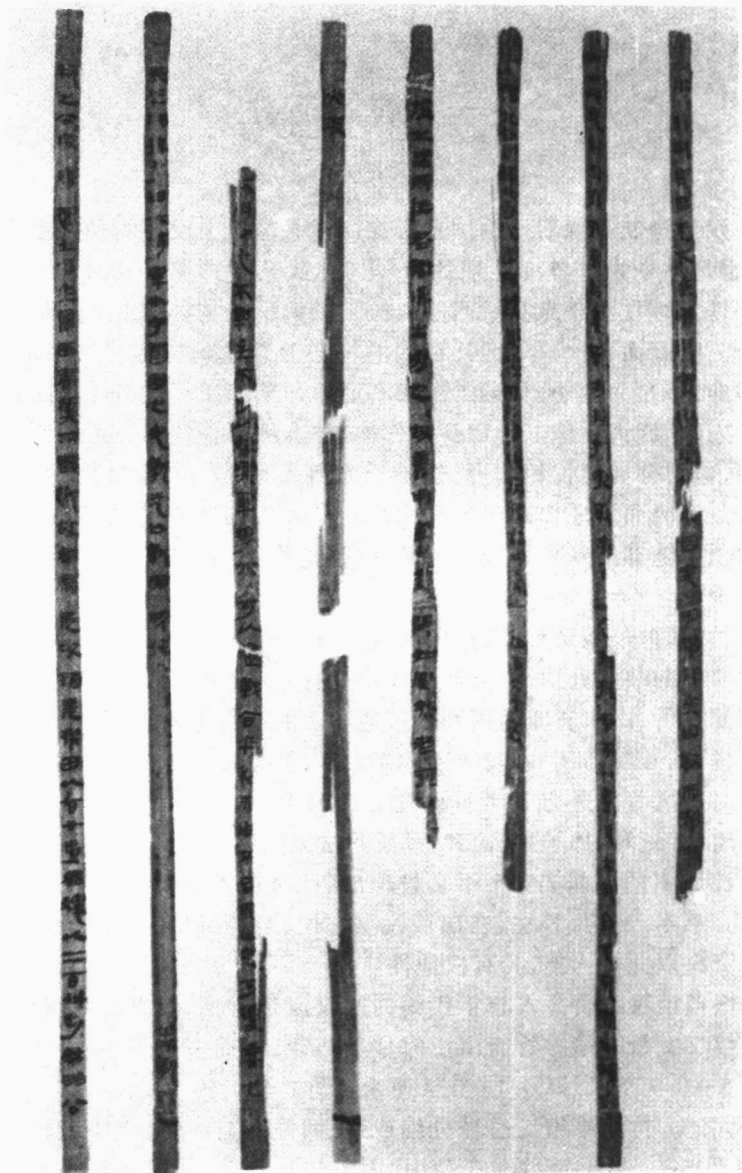
型世言诗赞(明·陆人龙)	123
咏孙武试兵(明·髯翁)	123
诸将杂感(节录)(清·祁文友)	124
斗鸡坡(清·顾万祺)	124
拟玉泉山大阅二十韵(清·查慎行)	124
题巫门访墓图(清·孙星衍)	125
孙武私印(清·顾广圻)	126
巫门墓(清·吴周玲)	126
二妃庙(清·徐芝峰)	127
孙武子祠(清·顾日新)	127
宴集——榭园(清·张问陶)	127
镇海哀(清·张际亮)	128
题《孙子选注》(民国·于学忠)	128
孙子精义摘咏(民国·罗列)	129
贺刘伯承五十寿辰(陈毅)	129
题孙武子亭(张爱萍)	130
四渡赤水(郭化若)	130
怀郭化若同志(赵朴初)	130
但留点墨在人间(刘孚)	131
书赠孙武子故里山东惠民(高锐)	131
谢黄土林同志赠《兵圣孙子与苏州》(顾超)	131
七律(顾超)	133
孙武在苏遗址胜迹杂咏(樊浹)	133
庚辰年朝拜孙武苑记(周云飞)	135
孙武画像赞(日本·平山潜)	135
孙武赞(日本·中村经年)	135
读《孙子评论》有感(日本·福本椿水)	136
我一人(日本·服部千春)	136
附:弹词、歌曲	136
吴宫教战(弹词)	136
吴地孙武(歌曲)	138
孙子兵法之歌(歌曲)	139

一、遗迹遗存

汉代孙武画像石 中国首次在汉代画像石上发现的孙武形象和题刻,也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孙武艺术形象。1981年,山东省兖州博物馆在清理该县城西南农机学校内汉代墓葬时出土。孙武画像石计三幅画面:右为孙武图,孙武图像右上角题刻“孙武”二字;中为宴饮博弈图;左为老子图,老子图像右上角题刻“老子”二字。孙武图上有三个人物,皆为立像。孙武身躯伟岸,神态从容。其旁一人身材与孙武相当,似与孙武地位相仿者,然不详为何人。另一人身量较小,当为随侍人员。画面上还饰有鸟兽等图形。从画像石刻石技法,以及墓中同时出土的随葬品陶罐、钱币、残铁剑、铜镜等,可推知此墓下葬年代当在西汉晚期。

竹简《孙子兵法》 银雀山汉墓竹简于1972年4月出土后,在临沂经过简单的技术处理,全部送到北京,由国家文物局委托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有关专家学者,对竹简进行了清理、编号、照相。1972年到1974年,罗福颐、顾铁符、吴九龙三位专家对这批竹简进行了考释研究。1974年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首先对《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进行了整理,出版了普通与线装两种版本的书籍;1985年又整理出版了《银雀山汉墓竹简》一书,此书附有摹本、释文、校注,在出版说明中说,解释、研究银雀山汉墓竹简所有资料以此书为准,具有权威性。

银雀山汉墓竹简入葬年代约为西汉武帝时期,成书时间可能还要早至西汉文景时期。竹简出土时多数朽残,整简一般长在27.5厘米、宽0.5—0.7厘米、厚0.1—0.2厘米。竹简长度约合汉尺一尺二寸,称为“尺书”。竹简原用三道绳分编成册,两端各有一道,上下留1—2厘米的天地头,另一道编绳在简中,因年代久远,出土时编绳朽断,竹简



《孙子兵法》竹简(惠民孙子书院展室)

顺序已经错乱。经过整理,《孙子兵法》竹简保存了 233 枚残简,简文墨书汉隶,书体呈现出由篆到隶书的过渡态势,打破了“西汉无隶书”之说。整简字数约 35 字左右。每篇题目均写在第一简背右端,简文则书写在正面,整卷书写后,从左卷至右,阅读则从右竖读至左。

整理后的《孙子兵法》竹简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共 13 个篇题,包括《计》、《作战》、《谋攻》、《刑》、《势》、《实虚》、《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其中《地形》只有篇题而无文字。下编佚文五篇为《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另有一残碎成 6 片的木牍,上面记载了《孙子兵法》8 个不完整的篇题和两个数字,从木牍上残存的编痕看,可能是捆扎于简册上,类于后世书籍的目录。这批竹简木牍出土时就已长期浸泡在泥水中,整理后仍然浸泡在试管内,未能脱水,一般温度恒定在 25℃,此法难以长期保存下去。

竹简《孙子兵法》与传本从形式到内容上均存有差异之处,如竹简与木牍的篇题均有《实虚》,而传本则是《虚实》;木牍《行军》篇题排在《军争》之前,《实虚》排在《行军》和《军争》篇题之后;在编卷上,竹简分为上、下两编,而传本一般为上中下三卷;在文字与字义上的古体字、避讳、假错字等多有不同;从内容上看差异并不是很大。竹简《孙子兵法》是距成书时间最近、现在年代最早的一种版本,虽内容残缺,但对传世本的校勘有重要的作用,扩展了《孙子兵法》的研究渠道,各种校本、译释、注本成果显著。

竹简《孙子兵法》出土的重大意义,在于其与失传了近二千年的佚书《孙臆兵法》同时出土,解决了唐宋以来历代中外学者关于《孙臆兵法》的种种妄断和猜测。证实了《史记》孙武仕于吴,孙臆仕于齐,各有其人,各有其书的正确记载;澄清了《孙子兵法》是孙武、孙臆两人的著作,写于孙武成于孙臆或《孙子兵法》不是孙武,也不是孙臆所著,而是后人伪托等说法;对于辨别其书的真伪,考证其书的源流,追溯其本义和作者存在与否,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的出土,不仅是考古学上的盛事,更为研究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开启了一座宝库。令人震惊的轰动效应,大大推动了国内外《孙子兵法》的研究,引发了 20 世纪 70 年代后的世界性研究《孙子兵法》热潮,各种著述、学会组织如雨后春笋,使用价值也被扩展到政治、文化、经济等不同的领域。最为突出的理论研究要数中国

孙子兵法研究会,从1989年至今已成功地举办了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春秋齐乐安故城遗址 位于山东省广饶县花官乡草桥村,是春秋时期孙武之祖孙书“食采于乐安”之“乐安”故城遗址。该遗址于1956年发现,时称“草桥遗址”,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80年代曾出土大批青铜刀币、史前及先秦时期器物陶片(现藏广饶县博物馆)。今存土筑古城墙、护城河(群众叫“城壕”)和“官堽”(古代通往城内的土筑马车台道)残迹各一段;向南近百米为济水故道,4里处为时水(古称“乾时”)故道;向东8里处为“柏寝台”(俗称“桓公台”,史载为齐桓公会盟之台,现高6米,台顶面积2万平方米),向西南20里为利县故城(今山东博兴县利城村),向东北15里为“甲下”故城遗址(今山东广饶县夏口村)。根据史籍记载与现时遗存,1991年5月山东省考古所鲁北考古队与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钻探调查,得知城墙东西400余米,南北300余米,方位向阴,城墙基宽25米,城壕宽18米;城墙断面自下而上共15层分3期(先秦、秦、汉)。调查结论:“该遗址确系一故城遗址,最晚始建于春秋时期。”对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禹贡锥指·导沅图》等典籍载示,初步认定为“先秦齐乐安故城遗址”。后经同年5月“草桥遗址考古钻探调查论证会”和6月“全国孙子与齐文化学术讨论会”专家学者实地考察论证,初步认定“草桥遗址”即为孙书“食采于乐安”之“乐安”故城遗址。

孙武演兵场 孙武演兵场,位于今苏州市吴中区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香山里教场山。濒临太湖,山高30余米,长千余米,山顶有1000多平方米的平坦地面为小教场。清徐鼐先《香山小志》载:“教场山,即吴宫教美人战处。山无定名,曰唐墓,曰蒋墩,盖以山跨两村各就其村名之,不足据。惟名教场为最古。或称小娘山者,教场之讹音也。”《史记》中记有孙武“演阵斩姬”或俗称“吴宫教战”的故事,据此,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在此勒石立碑:“孙武演兵场遗址”,以为纪念地。山北麓有一村庄,名叫教场里,村旁有片开阔地,宽阔数里,为练兵处,里人称为“大教场”,以有别于山顶“小教场”。山之南,距太湖仅里许,山之西南,伸入太湖之中的渔洋山,三面环湖,循兹山麓,为当年吴国水师演习之地。



苏州孙武演兵场



苏州拜将台

拜将坛 位于今苏州市吴中区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蒋墩村辖地，在教场山西一里许，有一形如高大土墩，称蒋墩山，又称“上将山”，实为与教场山相连的山体，仅走向不同而已，《吴县志》载：“渔洋山东侧的蒋

墩山,相传乃孙武练兵马处,故又名教场山。”相传吴王阖闾在此筑坛拜孙武为将处,原名将墩,现名蒋墩。吴语“将”、“蒋”读音不分,把“丘”叫作墩,墩即坛之意。

二妃庙 在今苏州市吴中区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小横山附近。苏州《香山小志·山》教场山条目下载:“前去百数十武(步),土龙横卧,名小横山。首东北有尼庵,古之二妃庙,神珠冠霞帔,吴王宠姬,即孙武教战时所斩者也。”又《香山小志·寺观》载:“二妃庙,在小横山,……二妃即吴宫教战孙武子所斩之两美人也。”庙正殿塑有二妃像,神珠冠霞帔,姿媚照人。时人为祟于乡里,盖以村巫邪说,乡人苦之。就寝楼下塑孙武子像以镇之。清代徐芝峰有诗云:“兜眸脂粉笑逡巡,却叹将军戏作真,一剑骈诛君侧宠,沼吴偏见浣纱人。”二妃庙曾称爱姬祠,一度又称“永福庵”。20世纪50年代初,二妃庙改作小学校。1957年神像与殿俱毁,拆庙建校,今为苏州市吴中区小横山小学校,遗址尚存。1998年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勒石立碑“二妃庙遗址”,以为纪念地。



苏州二妃庙

二妃墓 位于今苏州市吴中区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香山里教场山东北一侧,《香山小志》载:“二妃墓,即孙武教吴宫女战,杀吴王二姬,吴王厚葬之,在教场山南,实相寺后,俗称美女坟者是也。”《东周列国志》



苏州二妃墓

载：“阖闾痛此二姬，乃厚葬于(小)横山，立祠祭之，名曰爱姬祠。”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进行考查时，当地老人说：“小时候，常去二妃墓玩，墓旁尚有多棵柏树，毁于1958年。”据里人指认，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于1998年会同当地政府进行修复，并勒石立碑“二妃墓”。

重修二妃墓记：

二妃墓，坐落在教场山南麓小横山北侧之小娘穴。《史记》、《吴越春秋》和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竹简记载：公元前512年，经伍子胥力荐，孙武子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吴王令小试兵法于180名宫女，操演中，这班宫女，藐视军令，动作杂乱，嬉笑不止，三令五申，其态如故。孙武子按照军法，立斩率队之吴王两宠姬。之后操练，令行禁止，皆合规矩。孙武子初试兵法，锋芒毕露，上下慑服，拜为将军，六年后，终成阖闾伐楚称霸大业。明代吴县人冯梦龙所著《东周列国志》：“阖闾痛此二姬，乃厚葬之于(小)横山，立祠祭之。”二妃墓因年久失修，逐渐荒湮，经里老辨指，现予修复，以存吴地胜迹。

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
小横山村民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六月立

附记：二妃墓之东南里许，有二妃庙，又名爱姬祠。清末，里人徐翥先所辑《香山小志》云：“教场山南麓实相禅寺，前去百数十武（步），土龙横卧，名小横山。首东北有尼庵，古之二妃庙神，珠冠霞帔，吴王宠姬即孙武子教战时所斩者也。”旧时，庙中正殿塑有二妃偶像，姿媚照人，里人惑于村巫邪说，就寝楼下塑孙武子像以镇之。后改建为吴县小横山小学。遗址尚存。

孙武宅 又称孙武子宅，清同治冯桂芬纂修的《苏州府志》记载：“孙武子宅在枫桥西南孙武子桥侧。”民国《吴县志》载：“孙武子桥，俗名孙家桥，上有孙武子祠，故名。”孙武宅在今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枫桥镇曙光行政村孙家桥自然村。孙武子祠是孙子家嗣祭祀先祖的地方，现已改为民居。

孙武子桥 位于枫桥镇曙光村和永和村交界的枫金河上。桥北为



苏州孙武子桥

曙光行政村的孙家桥自然村。该桥又名孙家桥，全部采用花岗石筑成。桥孔呈方形，桥长约 5.5 米，宽约 3.5 米，南北向有三块长条石块，刻有扣子；长条石块之间，用 50 厘米长、90 厘米宽的石块拼铺成桥面，十分坚固，桥面东西两侧都有石栏杆。桥墩用方石砌成，四角分别有竖砌的长方石，石墩上刻有桥名：“孙武子桥”。桥堍连通东西向清代御道。御道北侧是孙家桥村，该桥建于何时无考。1995 年，苏州市孙武子研究

会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考查时,曙光村老人说:“20世纪50年代,孙武子桥还在,当时是从枫桥通向木渎天平山、灵岩山的重要桥梁之一。1958年因兴修水利,拓宽河道时拆毁,拆下的桥石均用于建造曙光村电力灌溉站、驳岸等。”苏州市地名委员会于1997年将离原桥东200米处新建之桥,命名为“孙武子桥”,当地政府在该桥两侧桥栏上立“孙武子桥”和“恢复孙武子桥铭记”金山石碑两块,并于原孙武子桥、孙武子宅、祠故址勒石标定其方位,以示纪念。

恢复孙武子桥名铭记:

孙武是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著述兵法十三篇。公元前五百多年由齐奔吴,苏州是孙武子的第二故乡,是他功成名就的地方,据《吴县志》和《苏州府志》记载:“孙武子宅在枫桥西南孙武子桥侧”,“孙武子桥俗名孙家桥。桥为单孔石桥,是由枫桥通向天平、灵岩古御道上的重要桥梁之一。”公元一九五八年拓宽金山浜时拆毁。为纪念孙武子在苏业绩,经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建议,报苏州市地名委员会同意,恢复孙武子桥名,爰以为记。

苏州市人民政府新区管理委员会立

一九九三年五月

孙武冢 坐落在今苏州市相城区陆墓镇虎啸村孙墩浜。孙武在吴国受命为将和建功立业后,功成身退,有史料载记终老吴地。《越绝书》记载:“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郡国志》:在吴县下《皇览》注:“县东门外孙武冢”。唐陆广微《吴地记》:“巫门西北二里,有吴偏将孙武坟。”王象之《舆地纪胜》:“平江府有孙武冢,引《东汉志》。”《明统一志》:“孙武冢在苏州府城东一十里。”明曹学佺《天下名胜志》:“平门外水陆并出毗陵,近城有吴偏将孙武坟。”《大清统一志》:“孙武冢在长洲县西北。”明卢熊《苏州府志》引《吴地记》云:“孙武冢在平门西北二里,吴俗传其地名永昌。”清嘉庆年间阳湖孙星衍,特来苏州,买舟访墓,作“巫门访墓图”,并题诗云:“我家吴将高绝伦,功成不作霸国臣。春秋三传佚名姓,大冢却在吴东门。”

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根据史志记载,会同当地政府进行多方勘察,